

春之當代夜「當代社區與藝術生產」系列講座

機制篇：當代社區的藝術機制

日期：2016年4月22日

主持人：李俊賢／前高美館館長、高苑科技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與談人：丘如華／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秘書長、陳伯義／藝術家

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 X 瀨戶內國際藝術祭

●**丘如華**：我的第一次藝術策展就跑去了瀨戶內海，為什麼呢？2012年年底，我的朋友北川富朗策展人來台，原與台北國際藝術村說好，推薦台灣藝術家參加「瀨戶內國際藝術祭 2013」，而後卻因故取消。我在 2013 年 2 月前往日本拜訪北川富朗，順帶將此事轉達，回台後便收到北川詢問願不願意幫他的忙，因為我認為台灣不應缺席，於是我就義無反顧地跳進去了。

原是三年一展的「瀨戶內國際藝術祭」，我卻在 2014 年收到邀約信，希望我往後每一年都在當地做點什麼。今天，我就簡單介紹這 4 年（2013-2016）來，我們做了些什麼？

「瀨戶內國際藝術祭」於 2010 年首次舉辦，分別於直島、豐島、女木島、男木島、小豆島、大島、犬島七座島嶼以及香川縣的高松港、岡山縣的宇野港等地展出。小豆島的福田是我後來去工作的地方，從對岸本州搭乘渡輪前往，1 小時 50 分鐘可抵達。

當時的主題是「海的復權」，一口氣接連舉辦 108 天（2010 年 7 月 19 日至 10 月 31 日），發現得面臨颱風威脅，連閉幕式都沒辦法舉行，後來便將展期分成春、夏、秋三檔，讓一些剛開始願意加入的創作者，在春天做規模較小的展覽。至 2013 年，小豆島的航運愈來愈發達，為了藝術祭許多人都加入了。

我知道要參與策展是 2013 年 3 月的事情，當時其他 6 個國家／單位的策展人、藝術家已經去過當地踏勘，那台灣怎麼辦呢？剛好四月初，藝術家楊偉林與他的朋友姜樂靜二人剛好要去看藝術祭，於是我告訴他們，若有興趣要不要去福田走一走？看看有沒有感覺？有感覺的話，回台灣後我們再討論。沒想到他們回來後說好喜歡福田，於是我們就開始了。

小豆島以醬油、素麵、橄欖聞名，農村生活非常美妙，每年 7 月初我都會讓團隊的藝術家、志工參加當地的活動「蟲送」（Mushiokuri Festival），打著火把，於梯田裡，一起感謝蟲子與大地結合、孕育生命、給予我們糧食。

王文志在 2010 年於中山村展出作品《小豆島之屋》，當地有中山村、肥土村兩個村落，幾乎老死不相往來，王文志為了促進兩村的情感，設計一個村落找 2 千 5 百根竹子，總共需要 5 千根竹子，而後一起創作完成這件作品。當地農民告訴我，藝術家挑三揀四，有時他們要砍到一萬根，並利用自己的放假時間來做。但因彼此都流汗付出了，居民覺得作品是共同的，所以他們也願意幫忙照顧作品。到了隔年，當地開始下雪、天氣不太好，原本要拆掉王文志的作品，當地居民便請願求作品留下，因為他們怕王文志不會再回去，。透過藝術的力量，竟讓藝術家受到當地社區居民如此的愛戴。

第二次的《小豆島之光》(2013) 則加上了 LED 的燈。今年做了與當地有關的作品《橄欖之夢》。在最近一次的演講中，我請王文志談談他在同一個基地創作三次，使用同樣的材料只是造型不一樣，他的感覺是什麼？如果還有第四次，他會怎麼辦？王文志曾經與策展人北川提過：「可不可以給我換一個地方？」但社區居民還是希望他在原有的地方，所以這些對藝術家而言，都是難題與挑戰。

2013 亞洲藝術平台

石材開採是福田的第一產業，我在 2013 年第一次去時，心想：糟糕！這個地方鳥不語，花不香，整片山都因開採導致光禿禿的，現在正復育中，如今需求少了，當地也只剩零星幾間規模小的石材廠，並改以進口大陸石材製作墓碑、花園。福田當地人形容石材的特性堅硬且內斂，就像福田人的性格一樣，可見於大阪城與海上機場—關西國際空港的地基，也用於 311 地震重建時，當地人相當引以為傲。

當地因少子化而廢校的福田小學，如今身為「瀨戶內國際藝術祭」及「新瀉大地藝術祭」總負責人福武總一郎的基地—「福武之家」(Fukutake House)。在瀨戶內國際藝術祭中，其作為展覽場地及「亞洲藝術交流平台」(Asian Art Platform)。

既然他們的石材如此重要，我們就前往石材廠看看，發現有五顏六色、色彩非常繽紛的打磨工具—砂輪。而那年的主題之一是「亞洲如何面對全球化」，於是我和偉林有想法，結合台灣一度消失的傳統文化，向彰化工廠訂製布輪，並與在九二一地震後回到故鄉研究藍染的邱繡蓮女士合作。不同於一般緹、紮、綁、染的工序，已經車好的布輪則是逆向工程，將布輪染色後，再加以拆解，我們在繡蓮的家曬好後，帶至福田，連同當地石材廠的砂輪，一起佈展作品《布輪海》(2013)。

我們當時也帶了藍染材料舉辦工作坊與居民互動，居民說其實該區本來大家都會染，只是他們忘記了，既然我們有材料，他們就將家中的窗簾、床單、枕頭套全

春之當代夜「當代社區與藝術生產」系列講座

部都拿來染，之後還剩不少，便在老人節時，讓當地小朋友染背包送給他們的爺爺奶奶。我們離開以後，居民開始發展自己的產品，把當地的橄欖、植物和花都拿來染，我們也捧場、支持，向他們購買、掛置在學會辦公室內。

而著名建築師西澤立衛在福武之家的作品《八幡神社休憩亭》，是由兩片弧形鋼板結合而成的露天休憩區，他請當地製船工匠與他一起創作，沒有破壞現場任何一顆樹。另一件作品則置於學校門口處，但未考慮日曬因素，使得鋼板遂而將周圍的樹給燒了。

「瀨戶內國際藝術祭」不只是單純的藝術展覽，也有美食交流、研討會、市集、感謝祭等活動。研討會在炎熱的夏天舉行，現場放了許多冰磚，大家很用力的在討論各自國家如何因應全球化，人民的生活被全球化改變成什麼樣子。最有意思的是「亞洲廚房工作坊」，我們找來「上下游新聞市集」料理研究員郭美如做飯給當地人吃，教他們台灣料理。

2014-2015 福田「家屋計畫」

2014 年福武之家邀請台灣與泰國前往策展，然泰國當時正處於政變時期，因此沒有赴約，而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遂成為唯一受邀之國家代表。2013 年十我們看見的是原來光禿禿的福田碼頭，再次回到福田，僅短短幾個月間，便出現仿造江戶時代的建築物，作為遮風避雨之用。

參與的所有費用，除了住宿及部分材料費由福武基金會負擔，台方須自行負擔台日往返交通及當地膳食及交通。2014 年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邀請藝術家徐佳伶與建築師陳宣誠進行家屋計畫「記憶的風景 KYOKU」，挑選一棟離碼頭不遠、位於八幡神社、西澤立衛作品旁的房子，在 1960 年代它曾是郵局。而屋前的廣場是居民的集散地，不論是打槌球、孩童玩耍或祭典，皆在那裡進行。

我們將屋內的榻榻米挖掉，鋪滿大小石頭，造了一座橋，徐佳伶做了裝置，並擺放與郵局相關的物品在裡頭。我也希望能找到從前郵差的腳踏車，居民很熱心地給予協助。剛好我從台灣寄了包裹，上面有台灣的郵票，寫著福田的地址，於是便將之擺放在腳踏車後面的小箱子內。屋外寫上福田郵便局，並繪製台灣郵政與日本兩橫一豎、紅色的標誌。

現今人們習慣使用電腦、手機，很少提筆寫封信給自己或他人，於是我便希望來到福田郵便局的大家能把心靜下來，在這裡寫信。總是酷酷、面無表情的北川也寫了封信給我，提到我們把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變為可能。

春之當代夜「當代社區與藝術生產」系列講座

香港大學有學生志工長期在「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與「瀨戶內國際藝術祭」幫忙，分別命名為「小蛇隊」和「小蝦隊」。2014年台灣也由雲林科技大學、台北藝術大學、中原大學等校的學生組成「小牛隊」前往。

其中一位雲科大的同學政翰，還帶了一把二胡。住在福田郵便局旁的一位老先生，平常對我們的招呼不理不睬，有天政翰拉了一首歌，讓老先生主動跑了出來，原來是老先生年輕時最愛的歌曲，而後他每天下午都來點歌，同學們趕緊幫忙政翰，分頭上網搜尋、改寫譜與練習，大家也變得很要好。最後居民們還幫這位二胡王子辦場音樂會，大家坐在台下聽他表演，現在他在當兵，當地的人非常想念他。

10月有場研討會，「瀨戶內國際藝術祭」的成員曾前往參觀「桃園地景藝術節」（2013），於是我就帶著新屋的團隊回訪，分享其在社區舉辦藝術節，對當地居民有何影響。在離開前，我請同學們油漆通往神社的橋，因為它有點生鏽了，本來福武基金會要我們不要招惹居民，但當我們進行時，居民自動地跑出來幫忙並給予專業建議，因為彼此已建立了感情。

回到台灣以後，我們在 URS44 大稻埕故事工坊舉辦攝影展，製作一個小型的福田郵便局模型。福武總一郎與其他同事們亦分批前來台灣看展，其當時在現場寫道一段話..."金錢是為文化服務的"。

每年我們都會去參加社區的傳統活動－相撲比賽，連包著尿布小孩也要上去，有的小孩不懂得要把對方推倒，反而跑去抱著人家，摸摸他的頭，好玩的不得了！我們所有的志工同學也都上去玩。此外，同學們也加入了當地的「水晶山寫真俱樂部」。

「瀨戶內國際藝術祭」亦將漢生病隔離園區的大島作為展覽基地，為此我很感動，本來也有意做些事情，但未成行，可是我們仍進行一些調查。2015年11月我們回到台灣後，舉辦「合作 X 串連－亞洲漢生病國際研討會」，邀請台灣、日本、馬來西亞、菲律賓、澳門等國的相關人士參與論壇，一起討論東亞漢生病療養院的現況與區域合作的可能。

2016 第三屆瀨戶內國際藝術祭亞洲藝術平台

2015年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又回到台灣館 Kyoku 進行攝影展，將過去於當地拍攝的照片呈現給當地人，大家都很开心；同時也舉辦英文、彩帶舞工作坊。2016年，由「小牛隊」成員鄭達敬、周崇文在台灣也策劃了「記憶的風景－瀨戶內海福田的人們」影像展，同時也邀請「水晶山寫真俱樂部」展出，在撫臺街洋樓展出時，福田當地居民也前來觀展共襄盛舉。此外，舉辦四場座談，邀請參與的藝

春之當代夜「當代社區與藝術生產」系列講座

術家、建築師及青年志工團分享經驗。

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自 2014 年組織小牛隊，至今已 3 年，今年首次公開招募「小牛隊」成員，投件人數不勝可計，每一位徵選者都十分優秀，經過了兩輪的評選，終於選出 10 位加入 2016 年的小牛隊，期待來自不同科系、不同專長的小牛們能夠在瀨戶內海藝術祭有新的體驗和火花。

2016 年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邀請藝術家李昀珊，創作「石/光•迴旋曲」，隨著全球化經濟的腳步，人們潛藏記憶的方式不再是過去的紙筆、書信或照片，取而代之的是快速網路。記憶越來越快速、遺忘也越來越快速，本次希望透過藝術作品喚起當地居民對在地記憶的角落；運用儲存記憶的光碟片製作光碟石，拼花出記憶的存在與否。

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也帶領與福田地區自治連合會結盟的桃園新屋社造聯盟及台灣藺草學會，各有五位成員前往交流因此，2016 年桃園新屋社造聯盟將透過亞洲廚房以米食文化與福田互動、交流。

我個人非常喜歡藺草技藝，最初自 2013 開始由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將藺草作品與邱繡蓮的藍染絲巾，每年夏天於當地展示銷售，皆大獲好評。因此，今年安排在福武之家及福田郵便局編織演示及 4 場工作坊的活動，並以 6 件不同造型的坐墊，展示於台灣館 Kyoku，供居民使用，我們希望這棟被北川稱為台灣館的房子，能有愈來愈多台灣的味道。

北川富朗與福武總一郎在 2010 年「瀨戶內國際藝術祭」的一場對談中，傳達藝術祭應以「瀨戶內人的微笑與自然為主軸，藝術只不過是催化劑」的信念。對我們而言，參與藝術祭好像是去種「福田」的，每位去到當地的人，都很開心。也令我覺得有趣，為什麼一個連雜貨店都沒有、晚上會亮的只有飲料販賣機，若遇上颱風天，碼頭則是唯一可以看到新聞的地方，會讓人願意一再地回去，並與居民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呢？

台南：從交工到交陪的藝術生產

●陳伯義：「交工」一詞源自台灣傳統農業的現場，每到收割季節需要大量人力時，村落居民便會發動親朋好友與街坊鄰居，以互相換工的方式，完成繁重的工作。近幾年，台南的藝術空間與藝術家也出現彼此互助、連結的「交工」關係。

2009 年李旭彬剛從舊金山藝術大學回到台灣，原本希望能在台南進行影像教學工作，但隨後他發現到，若只是一間教室，無法累積人與教學成果，遂於東豐路

春之當代夜「當代社區與藝術生產」系列講座

成立「海馬迴光畫館」(以下簡稱「海馬迴」)第一代。

運作 1 年後，李旭彬覺得需要更大的空間，身為朋友的我覺得：「天哪！你已經花了一百多萬，若搬到新的空間，又要再花兩百萬，幾乎把你之前的積蓄全部都花光，你確定要做這件事嗎？」我一直阻擋他，但他認為應該要做。

那時，李旭彬也在思考，究竟他要創立怎樣的空間？是商業畫廊？抑或替代空間？他發現台南已有在地的畫廊，要切入經營是很困難的；加上他的個人性格，寧可與藝術家往來，不想與商人交往。於是他搬遷至成功路現有的位置後，開始有一群朋友覺得李旭彬一人經營很辛苦，便前往幫忙，包含剛開始的裝潢、油漆，大家在那過程中學習，而後也累積了佈展的方法與經驗。

2010 年，由蘇育賢、江忠倫、黃彥穎組成的「萬德男孩」團體正尋求空間辦展覽，我於是將他們帶去海馬迴，一聊之後，才發現蘇育賢與李旭彬是鄰居，連蘇育賢小時候跑去李旭彬的叔叔之機車行偷走人形立牌、醜化人臉，再置於鄰居家正門口嚇人的糗事都知道，因此，他們倆很快就熟識了。

也促使李旭彬進一步衡量原先以攝影為主體的空間，應該要再納入當代藝術的概念，於是他將海馬迴的展覽方向調整為 45%當代藝術、50%影像，同時他也思考海馬迴如何走下去？究竟它是一社會企業？非營利單位？要靠政府補助過日嗎？未來的 5 年、10 年又想要完成什麼工作？

李旭彬也與大家進行討論，最後認為海馬迴應該要從對藝術圈本身有意義的事情出發。因為多數藝術家離開學院之後，除非私底下聚在一起聊天、喝酒，趁酒酣耳熱、心情好之際，才會交流創作，於是海馬迴仿照學院內的評圖機制，兩個月一次，舉辦「批鬥大會」，藝術家帶著自己的作品到現場進行討論。

最重要的關鍵點在 2011 年 7 月，蘇育賢策「小動物主體」一展，海馬迴自此轉了個大彎，有許多當代藝術家開始在海馬迴舉辦展覽，這過程中，讓海馬迴原以攝影為主的創作者，看見了其他領域、媒材的藝術家，是如何思考藝術的。彼此間也發現到，要能更加開放、寬廣地理解彼此，必須透過實際的幫忙，接觸作品的創作過程，才能理解對方作品與思維，這也促使日後「腹地計劃」的討論。

在計畫成行前，台南接續成立了賴依欣的「草埕藝術工作室」(2011)、楊佳璇的「駒空間」(2012)、陳妍依與黃逸民的「絕對空間」(2013)。海馬迴的「腹地計劃」從中發現 4 個空間有連結在一起的可能性，但仍有疑慮，因為不清楚彼此空間的屬性，以及大家對藝術上的想像是否契合。

因此，一開始並不是空間與空間直接合作，而是長跑這個空間的藝術家，去與另外一個空間進行合作，透過交朋友的方式，先理解彼此空間的屬性與運作模式。例如：長跑海馬迴的我，參與草埕工作室的城市計畫，或跑去絕對空間幫忙佈展，駒空間有國外藝術家進駐創作計畫，我就帶領他們去認識台南。於是，無形中，空間之間有了彼此交流的經驗，2012年時，便開始討論如何串聯各個空間的力量。因為台南沒有什麼資源，全部的資源只因為有人，所以我們也只能靠人本身背後的能力，彼此將事情完成。

當初草埕工作室成立時，我們都抱持懷疑：「台南都已經這麼辛苦了，妳再成立一間工作室，是不是打算一年之後就餓死在這裡？」我們第一次去工作室時，其實有點嚇到，那裡只是一間辦公室，展覽空間在哪裡？

後來才知道，原來賴依欣沒有打算操作實體空間，只希望能有個讓藝術家進駐、進行藝術創作的空間，至於創作完的作品，再想辦法詢問台南已有的藝術空間是否有檔期可展出，若無，便在城市找一塊地，直接於戶外展出。

因為賴依欣留學英國期間，經常見到類似的藝術展成，她也認為一開始要去經營一個實體空間，會花費許多錢，寧可採靈活的方式，從小單位去進行、連結藝術家，生產展覽的內容，進而再連結出去，做更大型的展覽。

駒空間也是，其主要的工作，並非策劃展覽，雖有實體空間但不大，最重要的工作是藝術進駐與交流計畫。這讓台南突然間與國際有了連結，我們開始會接觸到各國藝術家。國外藝術家進駐期間，會須要熟悉在地的藝術家協助他們創作，這時我便會跳出來，告訴他們材料可從哪邊找、哪些人可做訪談、哪些書面資料可閱讀，重要的是他們想吃美食，就一定得靠我！

過去台北是國際藝術交流很重要的城市，國外藝術家不會到台南來，隨著藝術空間的成立，加上台南的美食，以及提供老屋住宿很對藝術家的味，使得他們愛上了台南，有時他們於國外駐村時，便會向其他藝術家宣傳：「你一定要去台南！因為食物太好吃，夏天有芒果冰，隨時都有小籠包可以吃……。」

我們又拓展了想像，不僅是要在單一藝術空間辦展覽，而是要思考如何連結不同的議題，找尋更多可以對議題發聲的藝術家，大家一起工作。於此同時，絕對空間也成立了，負責人陳妍依與黃逸民兩位藝術家皆畢業台南藝術大學，擁有豐富的駐村經驗。他們很清楚知道台南需要有一個乾淨的「白盒子空間」，於是他們將歷年擔任美術老師的積蓄，買了間位於台南中西區的老房子，再貸款五百多萬將房子重新整修，是一處適合進行精緻展覽的空間。

春之當代夜「當代社區與藝術生產」系列講座

由此可知，台南的這 4 個空間，各自擁有不同的戰略角度。而 4 個空間首次合作的經驗是 2013 年「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台日韓協力計劃」。2015 年開始，4 個空間也開始有共通的活動，例如，我們會鎖定老舊社區為議題，空間的經營者與藝術家們，便會開車一同前往西螺、古坑、梅山等地踏查，利用晚飯時間討論，有沒有可能將現有的台南思維，移轉到不同的現場。

2015 年南藝大龔卓軍老師成立「台南藝術公社」，與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合作，策劃為期 3 年的信仰藝術踏查計畫「友境的交陪—聯庄的精神地理學」，也帶來了一些合作，當然，我們也會很緊張，因為空間一旦接受公部門的補助，可能會受到一些要求的限制，慶幸我們遇到的公部門人員是完全的開放，藝術家的創作思維與自由度未受干擾。

今年 1 月 27 日，我們注意到台南中國城將進行拆除工程，於是我們於 2 月 4 日在中國城進行一下午的「暗黑藝術事件」。也是動用了 4 個空間，有些人進行研究，有的則處理展場的部分。因當時中國城已在拆除中，此活動無法百分之百對外公開，我們管制入場人數。

活動一開始先上至頂樓，由住戶李郡河先生講解中國城的故事，其後由小嫩豬藝術團體在文夏老師於中國城 11 樓創立的「音樂城」中，重新演繹這位著名歌手的代表作〈男性的復仇〉，向文夏老師致敬，他們根據在中國城 9 樓找到一位性交易小姐的日記本，將裡面的故事改編成歌詞，以談發生在中國城的情色產業。

結束後，我們下至 4 樓的電影院放映兩部關於中國城的紀錄片，並有一場映後座談。最後再由藝術家曾國豪將曾刊登於報紙上的中國城社會事件，結合運河奇案，寫成劇本，進行說書。

台南的這些空間從原本的「交工」，慢慢地發展出「交陪」—交誼陪伴的模式，關係已不再是我去幫忙你進行工作如此簡單而已，而是大家都是夥伴。甚至從 2015 年年底，我們開始討論「交替」，如何讓年輕世代的創作者、策展人接續在這團隊中進行藝術生產，我們期望從空間出發，與社區連結，並能不停的輪轉下去。